

我們借佛教會的道場共同來研究《了凡四訓》。這部書首先我們要了解它的性質，他寫這部書當初並不是流傳給外人看的，這四篇等於是袁先生的家書，他是教訓他的子女的；換句話說，教訓的意味非常之重。我們讀了要記住，不要想到我到這裡來聽經怎麼盡挨訓，這樣就不好了。在前天，我們也曾經提到過，虛雲老和尚在《參禪法要》裡面一開頭就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要想用功辦道，必須首先要具備四個條件。如果這四個條件不具足，你學佛修道都不會有成就。一般講法，你只能在阿賴耶識裡面種一點善根種子而已，現前要想得到佛法殊勝的受用那是很困難。

這四個條件，第一就是要深信因果，因果報應的道理事實我們不但要相信，要深深的相信，不可以懷疑，這是第一個條件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。第二個條件，要嚴持戒律。戒律是一門很大的學問，我們初學的人不必斤斤在律學上計較，用不著，諸位能把五戒持好就行了。不但在家的同修，出家的同修能將五戒守好也就很好了。你看看祖師當中，明朝的蕩益大師，他老人家一生也是著作等身，通宗通教，而且在律宗裡面他也可以算是一位律宗的祖師，而他自己在戒學裡面一生只守沙彌十戒。到了他的學生，就是他的徒弟成時法師，老師只守沙彌十戒，自己做學生的不敢跟老師比，所以他就守五戒。你看看成時法師的著作底下落的款，出家優婆塞，優婆塞就是守五戒。所以我們要是能守五戒就不錯了，就很好了。近代的弘一大師，諸位都知道的，弘一法師一生也是守五戒，自稱出家優婆塞而已。這是屬於第二個條件，我們能把五戒十善修好了就行了。第三、堅固信心，不能被外面邪知邪見所動搖。第四、

決定行門，八萬四千法門你修哪一門，決定行門之後不可以改變，一門深入。具足這四個條件才可以說學佛，才能談得上成就。所以虛老和尚這四條，可以說我們今後弘法利生，不但講弘教，就是宗門裡面來講也不能缺少的。總而言之，確確實實指出了今後弘宗演教的方向，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。

上一個星期我們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「甘露火王」這一章，我們讀到修學六大綱領，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，那是佛陀在華嚴會上所說的，世出世間的學問也超越不了這六樁事。經文裡面所述說的非常有意義，甘露火王是一國之主，每天還在上課，除了辦理政務之外，他還要抽出一個時間來聽講。所以國王宮殿裡面有講堂。請哪些人來演講？請這些有大智慧的沙門、婆羅門，或者是證了道果的，請他們來演講。國王率領這些大臣們天天也得去上課，習以為常，這日常生活。所講的歸納為六大類，告訴我們什麼是善法、什麼是惡法，什麼是正法、什麼是邪法，哪些法於我們有利益，哪些法於我們有害處，就這六樁事情。世出世間學問可以歸納起來就這六樁事情。也就是教我們能辨別善惡、辨別正邪、辨別是非、認識利害，學問之道也就思過半矣了。

《了凡四訓》既然是袁了凡先生教訓他兒子的四篇文章，我們讀起來與經典當然不相同。但是我學人過去有這個經驗，在往年我們講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、講《尸迦羅越六方禮經》、講《禪林寶訓》的時候，信眾裡面就有一些來告訴我，說法師講經為什麼要常常罵人？諸位要曉得，我自己無德、無修、無學，我怎麼敢罵人？恭維還來不及。佛菩薩、祖師有責備學人的地方，假如這個毛病剛剛好我們就有，你可千萬不要誤會這是在罵我。實在講，你要真正承認是在教訓你，在罵我，我還真得了利益了，得好處了。這個小冊子裡面，這些話就更多了，這四篇文章從頭到尾看一遍，幾乎

都是說的我們的毛病。知道毛病就得要改，不改不能入道。所以這四篇當中的兩篇是《四訓》的重心，改過、修善。

今天我看我們印的這個本子，前面有印光法師一篇序文，這篇序文可以把它當作《四訓》的玄義讀，介紹這部書的。今天我們就研究印光祖師的這篇文章，「了凡四訓序」。尤惜陰居士在這個小冊子裡面他作了一個簡單的註子，註得相當的扼要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。諸位在此地聽了以後，現在《了凡四訓白話註解》的本子也流通得相當廣，不妨找一本可以參照著看。我們講是依據這個本子，所以這個本子裡面的小註，我們也得多少要介紹一下。現在請諸位翻開書本，看印光法師的這一篇序文。

「聖賢之道，唯誠與明。」祖師這篇序，這兩句是總綱，換句話就是提到佛法了。聖這是稱佛，賢可以稱菩薩，我們通常講三賢十聖，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的菩薩，賢位的菩薩，賢人；登了地以上的，十地菩薩，才是稱為是聖，聖人。我們要想成佛，要想成為菩薩，這一個道路從綱領上講就是兩個字，一個是誠、一個是明，無論修什麼法門，法門八萬四千之多，哪一個法門也離不開這兩個字。離開這兩個字，方向就走錯了，那就是常言說的盲修瞎練。你要能守住這兩個字，這就是菩薩道了，也可以說是聖道。

怎樣叫做誠？這個要解釋一下。誠很不容易做得到，在佛法裡面講，誠就是定，明就是慧；誠是體，明是用。懂得這個意思，大家常常聽《金剛經》、聽《楞嚴經》，《金剛》、《楞嚴》裡面說了很多。誠就是如來藏的性體，就是常住真心，在菩提心裡面講就是直心，佛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面給我們說的至誠心，就是此地這個誠的意思。明是智慧，對於一切事相、一切事理都能夠通達明了而沒有錯誤。所以明在我們初學的人來說就是省察的功夫，我們要常常反省、檢點、觀察，而後才能夠做到改過，才能夠做到積善。所

以改過與積善，在諸佛教化大意當中說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是要建立在明慧的基礎上。你要沒有明慧，你不曉得什麼是惡、什麼是善，那還談得上改與積嗎？當然談不上。唯有有明慧的人，他才懂得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惡要改、善要修。誠之道也就是講的自淨其意，這是誠。

這兩者要具足了，即誠而明，即明而誠，這就是佛法裡面講的定慧雙修。修到定慧不二的時候，你自自然然就證果了。證的什麼果？聖道當然證的是聖果，無上菩提，拿《華嚴經》來講，無障礙的法界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的聖果。所以祖師在這裡一句話給我們道破，「聖賢之道無他，誠明而已」。這兩個字，不但是整部《了凡四訓》都建立在這兩個字的基礎上，可以說世出世間一切聖賢之法都是以這個為根基。《了凡四訓》教給我們什麼？就是教給我們誠、教給我明。這兩個字祖師後面還有詳細的說明。

「聖狂之分，在乎一念。聖罔念則作狂，狂克念則作聖。」聖就是聖賢人，狂就是凡夫，愚昧狂妄之人。愚狂之人與佛菩薩他們分別在什麼地方？祖師給我們指出來，在於一念。哪一念？可以說就是下面講的誠與明。以下祖師引用《書經·多方章》的兩句話，「聖罔念則作狂」，我們把這個話簡單的講，佛菩薩如果他要失掉了覺察，他就是凡夫，罔念就是失掉覺察，念就是覺察的意思，罔是失掉了、沒有了。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的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罔念就是一念不覺，起了無明，聖人就變成凡夫。「狂克念則作聖」，凡夫克念，念，剛才講了，覺察的意思，克就是克服；換句話說，凡夫要是念念覺悟，他就是佛菩薩。可見得凡夫與佛菩薩不過是迷悟一念而已，在乎這個一念，迷悟的這一念。由此可知，覺察的功夫太重要了。覺察的功夫在我們佛法裡面講就是照的功夫，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，寂就是誠，照就是明，誠而明，寂而

照；明而誠，照而寂，聖凡分別就在此地。

這個道理要是明白了，祖師就說了，「其操縱得失之象，喻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不可不勉力操持，而稍生縱任也。」操縱得失之象，底下註了，操就是操守，縱就是放縱，你要有操守，你就得到了，聖賢之道你就得到了；你要失掉操守，放縱、放逸了，你就得不到了。但是這種現象，確實好比是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？因為我們無始劫以來就把操守失掉了，生生世世都是放縱，而養成了一種放縱的習氣，現在叫我們操守，很難提得起來。因此真正有志要想修學聖賢之道的人，那就不可不勉力操持了，這個要帶一點勉強。誰勉強你？你得要自己勉強你自己，要勉勵你自己奮發自強，不可以稍生縱任。

「須知誠之一字，乃聖凡同具，一如不二之真心。」我剛才說出來了，誠是說的體，宇宙萬法的理體，這就是講的常住真心，就是《楞嚴》所說的如來藏性。昨天剛剛講過，四聖六凡皆是依據如來藏性。藏性雖然隨緣現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，藏性確確實實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來不去。昨天也舉了很多例子給諸位說，可以說已經說得相當的詳細。最簡單的比喻，我們用鏡子做比喻，我們每天都在照鏡子，鏡子就好比真心，清淨光明，鏡子裡面所照的影像，好比是真心隨緣現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，無論照的好的相、醜的相、善的相、惡的相，鏡子的體從來沒有變更過。所以說是凡聖同具，一如不二，隨緣不變，是個真心。「明之一字」，這是作用，照用，「乃存養省察，從凡至聖之達道」。存養，存是講我們的存心，養這是講修養，省是反省、省察，你要是能不斷的在這裡存養、反省，你就可以從凡夫到達聖賢果地了。這是把超凡入聖的原理原則給我們指示出來。

「然在凡夫地，日用之間，萬境交集，一不覺察，難免種種違

理情想，瞥爾而生。」這是說到我們現前的地位了，我們現前是博地凡夫，既然在凡夫地位上，換句話說，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很少運用誠明這樣的功夫。日常生活當中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複雜極了，一不覺察就會做錯事。不覺察，內心裡面生愚痴、煩惱，這是講的意業，身與口免不了要造種種的罪業，小註裡面講的，貪瞋痴妄等等的邪念忽然發動了。為什麼有這些？因為你沒有覺察。話說回來，一覺察了就不會有貪瞋痴妄。諸位想想看，我們有幾個人會用？這個運用覺察，就是咱們講堂常講，提起觀照的功夫，觀照的功夫就叫覺察。像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你要果然能在日用之間，萬境交集，常常這樣的觀察，你在這裡面決定不會起貪瞋痴妄，這叫誠與明，這叫做菩薩道。《楞嚴》裡面，最近我們也提了兩句，句子愈少用功愈得力，「觀相原妄，觀性原真」，八個字，我們要能夠時時刻刻提得起來，境界相一現前，根塵相接觸的時候，立刻就覺悟，相是虛妄的，性是真實的，你這個裡面怎麼會有妄念？怎麼會有貪瞋痴慢？這就叫做覺察，這也就是前面講的省察的功夫。這一點諸位千萬要記住，不能夠錯會了意思，覺察，我今天做了些什麼事情，想想，不錯，我從早上到晚上幹些什麼，那種覺察，你覺察個一百年還是凡夫，那是不覺。這就是會用功和不會用功就這麼一點區別，我們讀誦大乘經論有沒有受用，也就是這一點區別上。

「此想既生」，這是講你一下不能覺察的時候，不能覺察，剛才講了，善惡、真妄、是非、利害都不能明辨的時候。「則真心遂受錮蔽」，真心，佛經裡面常講，無明煩惱蓋覆住了。這個小註說，「如金生鏽，如鏡蒙塵」，把金、鏡子比作真心，把鏽與塵比作貪瞋痴慢這些煩惱無明，比作這些東西，「一片天真遂為人欲所蔽」，這個欲就是五欲六塵，把你的真性蓋覆住了。「而凡所作為，

咸失其中正矣」，你所作所為失掉了中與正，都是偏、都是邪，既偏且邪，落於小人無忌憚之一路。諸位想一想，我們現在所作所為是不是偏與邪？要說你偏見，你就不高興；說你邪行，你也不高興。自己要檢點檢點自己，如果我們時時刻刻還是叫外面境界牽著鼻子走，如何得來中與正？自己要明瞭、要曉得、要承認，這才叫勇，勇於認錯、勇於改過，這是超凡入聖的根本。

「若不加一番切實功夫，克除淨盡，則愈趨愈下，莫知底極，徒具作聖之心，永淪下愚之隊，可不哀哉。」祖師這幾句話，都是對於我們發好心想學聖學賢的這些人所講的。我們既然發了心，想學好，想學聖、想學賢，你就一定要做切實功夫，這裡頭著重在「切實」兩個字。克除淨盡，克除五欲六塵偏邪之見，不但要除，要除得乾淨，除得乾乾淨淨。如果要不能，你做不到，不能夠把這些偏邪的知見去乾淨，那就是愈趨愈下了。愈趨愈下有沒有底極？沒有底極。這個話的意思小註裡頭有，「言若不及早省察，改過自新，則積過愈多，陷溺愈深」。我們一定要曉得自己有過失，要發心改過自新，能改過才叫做大勇、大智。我們中國聖人所講的三達德，智仁勇，與佛講的三菩提心是一樣的意思。誰是真發菩提心？誰具足三達德？能夠承認自己的過失、改過自新的人，這才是真正的菩薩，真正聖賢人。否則的話，咱們依舊悠悠泛泛的，那就是祖師講的「徒具作聖之心」，徒是徒然，你有這個心，有這個心怎麼樣？你沒有去做，我想成佛、我想成菩薩，但是你並沒有向佛菩薩道路上走，這個想永遠是妄想，永遠是空想。空想、妄想還倒罷了，前面說了，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不能改過修善，必然是造惡積惡。積惡就不得了，愈積愈深，那還有不沉淪的道理嗎？永沉下愚之隊，入了下愚那一隊去了。這對於一個發菩提心，已經聞到佛法，知道發心、知道佛法殊勝功德利益的這些人，而不能夠切實去修正

，實在是太可惜了。

成佛作祖難不難？請看底下一段，「然作聖不難，在自明其明德。」這樁難事情，我們在講堂講過不少遍，成佛作祖是我們每個人都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，問題就是我們肯不肯做。這部小冊子我學人這次啟講，感觸很深。我讀這部書在二十六年以前，我那個時候為什麼不講？我講經已經講了十八年，講《了凡四訓》是頭一次。應當在二十年前就要講。過去要是常講這部東西，今天我們學佛都不是這個樣子。以往一直都是在大乘經典裡面兜圈子，好高騖遠，建一些空中樓閣，沒有好好的在基礎上下功夫，看到印光法師這個提倡，我們才大大的覺悟。實際上印光法師這篇文章二十年前我也就看過了，看雖然看過，眼睛上有一層翳給蒙蔽了，沒有看清楚，沒有把這個當一回事情，也沒有覺得這個很重要。一看，《了凡四訓》，世間法，這個老頭教訓兒子的幾句，說的，點點頭，講的話還不錯，還有點道理，丟到旁邊，不再去理會它，人家的事情與我無關。

現在搞了這二十幾年，統統搞的空中樓閣，一事無成，回頭再看看這個東西，大徹大悟，曉得這個東西是無價之寶，有了它，大乘佛法才有依靠；沒有它，大小乘佛法皆落空。所以我們講堂裡講的這些經，你們同修們沒有時間不來聽可以，無所謂，以後還有機會，《了凡四訓》一定要聽，你們能來聽是你們有福報，世間法講你們有福氣。我學人當年就沒有人提醒我這個東西重要，要有人提醒，我會特別注意，沒有人提醒過，一直就看輕了它。現在我們要作聖，確實是不難，用這個打基礎，我們把這個道理明白了，在日常生活當中照這個去做，給諸位說，我們的命運立刻就改過來。大家要好好的做，三個月就見效了，一點都不假。

祖師告訴我們，作聖為什麼不難？在自明其明德，這是《大學



》上的一句話，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」。明德就是本性，就是前面講的誠與明，明德指在聖不加，在凡不減，人人本具，照耀天地之真心。在明德上面再加一個明字，可見得這個明德現在不明了，如果要是明，那你再加一個明字就錯誤了。現在這個明德失掉了，不明了，為什麼不明？為五欲六塵煩惱蓋覆住了。你要想作聖，沒有別的，把你的明德恢復就行了；換句話說，把本來明德上面那些障礙、那些蒙蔽把它去掉，你這個明德就恢復光明了。

底下這教給我們方法，「欲明其明德，須從格物致知下手。」這些話都是儒家講的。我們先看小註，物指的是物欲，是對於物質上生起種種貪求的欲望，我們把它歸納為五欲六塵；格是格正的意思，司馬光解釋這個格，格殺。格殺什麼？格殺五欲。「繩愆糾繆，格其非心之謂也」，明明德要從這裡開始。這就是佛法常講的放下萬緣，格物就是放下萬緣。萬緣是什麼？萬緣就是物，障礙我們真心的，障礙我們清淨心的。我們如果不能將它放下，不能將它格正，清淨光明的真心永遠透不出來，這是講的放下。致知，給諸位說，就是講的看破，你得要有智慧，「努力覺照，勿任昏散之謂」。這個地方的知不當作一般的知識講，不當作這個講法，這個知是覺的意思，小註註得很好，覺照的意思，就是前面講明的意思。致知，覺照，念念覺照，給諸位說，這叫做真實的學問，格物是真實的功夫。放下是真功夫，看破是真學問，要從這裡下手。

「倘人欲之物，不能極力格除，則本有真知，決難徹底顯現。欲令真知顯現，當於日用云為，常起覺照，不使一切違理情想，暫萌於心。」這再細說功夫與學問、方法。這個倘之一字是假設，假設人欲之物要不能夠極力的格除，這個要拿佛法來講，放下再放下，徹底放下。這個事情確實是很難，有人對於財能放得下，名放不下，好名；有些人名能放得下，利放不下。換句話說，五欲六塵總

有個一、二樣他放不下的。世間法放下了，出世間法還要放下，極力格除，除到乾乾淨淨。昨天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，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，說得相當的精闢。下個星期六我們接著講底下的第三段，空不空如來藏，這些都是給我們講出這個道理。為什麼要叫我們徹底放下，一法不立？要真正做到像六祖惠能大師所講的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那就是此地講的極力格除，格除得乾乾淨淨，心裡面一物不存、一法不立，這個時候真如本性裡面的般若智慧光明就現前了，本有真知就透出來了。

真正的智慧是我們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面求得來的。像明鏡一樣，明鏡的光明不是外面來的，是它自己本有的。而鏡子上面被灰塵蓋得很厚，失去照的作用，你只要把灰塵去掉，那個能照是鏡子本來的，並不是你給它的，它就能照了，不是的。聰明智慧是本具的，本來具足。換句話說，心地愈清淨，智慧愈高，心愈淨、愈定，智慧愈大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你要看這個人心定不下來，靜不下來，一團糟，這個人決定沒有智慧。世出世法是一樣的，辦大事情的人，心常常是靜止不動，什麼境界現前他都能如如不動，他才有智慧光明，才能把事情處理到恰到好處。事情一臨頭，心地就慌亂，這種人決定成不了器。諸位要開智慧，要從定靜當中下手。所以說，你要不能夠極力格除，你本有的真知沒有辦法現前，絕難徹底顯現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你有一分格致的功夫，智慧就透一分，你有兩分功夫就透兩分，你有十分的功夫你就透十分。智慧的顯現就在我們自己格物致知功夫的淺深而定，這是這個道理也說出來了。

底下這就是從日常事務當中我們應該要修學的。欲令真知顯現，當於日用云為，常起覺照，這句話也就是教給我們平常用功的方法。日用云為就是日常生活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從早晨起床到晚上

睡眠，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常是不間斷，常起覺照，就是覺照的功夫不要叫它間斷。為什麼？一間斷，覺照功夫一失掉，無明就起來，煩惱就現前；你的覺照功夫提起來的時候，無明沒有了，煩惱也沒有了。煩惱好像是霜露一樣，覺照好像是太陽一樣，太陽一出來，霜露都溶化了，煙消雲散了。可見得這個覺照的功夫對我們來講非常的重要。常起覺照，重要是在常字，偶爾的覺照我們也有，我們現在就是不能夠保持常這個字。說實在的話，一天當中覺照的功夫，在我們現在的人來講，能夠有五分鐘、十分鐘就不得了。我們同修自己想想，我們一天有沒有個五分鐘、十分鐘覺照什麼？恐怕從早到晚一剎那也沒有。到這裡來聽經的同修也許會有一點，為什麼？聽經的時候會起一念覺照的功夫，但是離開講堂之後又忘掉了，功夫又提不起來。要不常常聽經、看經的人，單單是燒香拜佛，恐怕一生當中難得有幾次覺照現前。

失去覺照的現象就是違理情想，理是指的什麼？前面講的誠與明、真心不二之理，也就是《楞嚴》所講的相妄性真之理，《般若》裡面所講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的這個理，違背了這個理。違背了這個理，一定就落在情識這一端上去了，情想了，情就是分別執著，這就是識做主了，理是講的性，情就是講的識；換句話說，轉本性成阿賴耶識，成為情想了。轉真如本性成阿賴耶識，就是轉聖作狂了，這不是大大的顛倒了嗎？祖師在此地教給我們，日常生活當中常常提起覺照功夫，不使一切違理的情想暫萌於心，不要叫它常常有這個現象，暫時有這個現象都不可以。可見得古人常講，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念是什麼？違理情想是念，不在乎這個，怕的是你沒有覺照。一有覺照，這個違理情想立刻就煙消雲散，常住真心立刻又恢復光明了。

小註念一念就行了，「如此則庶乎處暗室無虧，履平地若恐，

對青天而懼，聞雷霆不驚」。這是舉幾個例子，說你心安理得。如此是說的你在日常生活當中常常提得起觀照的功夫，你處暗室不會虧心，不做虧心事，為什麼？你心地永遠是清淨光明的。

「常使其心，虛明洞徹。如鏡當台，隨境映現。但照前境，不隨境轉。妍媸自彼，於我何干。來不豫計，去不留戀。」這幾句話我們要把它念背，對於我們修行人作用太大了。我們為什麼被境界轉，祖師所謂被別人牽著鼻子走？是我們不會。印光祖師在這個地方傳授我們看家的本事，首先叫我們常使其心，虛明洞徹，心要虛，不能有一物，要明，洞徹兩個字是形容虛明的，心裡頭不能有物；換句話說，心裡面不可以有牽掛，不可以有執著。為什麼不可以有？因為心裡頭本來沒有。凡是心裡面有牽掛、有執著、有分別的，妄心，而不是真心，真心裡頭沒有這些東西，我們要學。心裡面有牽掛，就要想到錯了，妄心在用事，你就認識這是妄心，這不是自己真心。如鏡當台，心好像明鏡一樣，隨境映現，隨著外面的境界，古人所講，「胡來現胡，漢來現漢」。胡是什麼？那個時候的外國人我們稱作胡人，外國人走到鏡子面前，鏡子就現個外國人的樣子；漢是我們中國人，中國人在鏡子面前現的是中國人的樣子，胡來現胡，漢來現漢。鏡子裡頭有沒有漢與胡？沒有，鏡子裡面空空洞洞的，什麼都沒有，它可以隨著境界現相。

雖然隨著境界現相，但照前境，不隨境轉，它只是照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不能轉它。為什麼不能？它永遠如如不動，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，心地裡頭一物沒有，無牽無掛。如果說這個鏡子照了個相，這個相不錯，掛上去，那就染上了，那就為境界轉了。我們現在很可憐，隨著外面境界轉，眼見色，為色相所轉；耳聞聲，為聲音所轉，一點都做不了主宰。古人把這種人比喻作老牛，牛穿一個繩子穿在鼻子上被人牽著走，叫牠到東就到東，叫牠到西就到

西。我們現在鼻子就被五欲六塵牽著走，你想想看可憐不可憐？為什麼？就是你自己的心做不了主宰，你不知道你的真心是不動的、是空寂的、是湛然的、是明虛的；換句話說，你自己不認識你自己。禪家話頭裡面，「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就是自己的本人，不知道，沒找到本人，把假的當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知道，迷失了。外面境界相與我們有沒有干涉？沒有干涉，正如同那個明鏡一樣。

妍媸自彼，妍是美好，媸是醜陋。照的那個相，美也好，醜也好，與鏡子何干？不相干。所以我們自己要常常把自己比作一面鏡子，雖然不究竟，也算是不錯。神秀大師所講的，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」，五祖也很讚歎他，為什麼？對初學的人這樣用功也就不錯了。我們自己要常常想，我這個心像明鏡一樣，照雖然照，一塵不染，好醜香臭是外面的事情，我這個鏡子裡頭如如不動，不染這些東西，能這樣做也不錯了。雖然不是第一義，也是第二義，與第一義也就相差不遠了，在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謂的「第二月」，捏目所見，就是第二月，而不是水中的月影。所以把這個心能比作明鏡台，這是第二月，也就相當的難得了。

所以要知道，外面一切境界，五欲六塵，與我們自己確確實實沒有關係。這個道理要明白了，來不豫計，去不留戀，你看這樣多麼自由、多麼自在。來的時候沒有歡喜心，也沒有期望我要等待著它來，不期望；去了心裡也沒有煩惱，絕無留戀。就像明鏡照物一樣，來的時候，明鏡沒有歡喜；去的時候，它也沒有煩惱。幾時我們六根對六塵境界能做到這個樣子，諸位要記住，能做到這個樣子，你在佛法裡面基礎算是打好了，好像你蓋大樓，地基已經打好了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如如不動，這是何等的重要！當然我們都想能得到這樣的功夫，可是這個功夫真正的修學起來又談何容

易！難與易在乎你自己存心，你存心去做就不難，前面說了，你要是放縱的去做，那就難了，你不認真，馬馬虎虎的去做，很難有績效。

下面祖師給我們開示對治的方法，「若或違理情想，稍有萌動，即當嚴以攻治」，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心裡面稍稍動念了，動的什麼念？貪瞋痴慢的念，只要一動這個念，你馬上就要對治。這種念頭一動，這就叫做病，在這一動之時，立刻就下針砭，把它治療，是很容易辦得到的，你就得要想法子對治它，「剿除令盡」。

底下是用比喻說，「如與賊軍對敵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，尚須斬將奪旗，剿滅餘黨。其制軍之法，必須嚴以自治，毋怠毋荒，克己復禮，主敬存誠。」比喻當中很好懂，煩惱也比喻作賊，佛經裡面常用這個比喻，六個根本煩惱，也稱之為六賊，為什麼？它能夠賊害我們的真心本性，把我們真如本性裡面的功德智慧都遮蓋了，而不能現前，所以把它比喻作賊。也有的地方把六塵比喻賊，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，這些東西也能夠染污我們真如本性的。對待煩惱、對付五欲六塵，正如同與賊軍對敵一樣，你要不能克服它，它就要戰勝你；換句話說，不是它投降，便是我投降。你能夠戰勝了，你就是聖人，你就是佛菩薩；你要是敗了陣，那你就是凡夫，還是在六道輪迴，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。所以對付五欲六塵要像作戰一樣，不但不能叫它侵犯我們本性，而且要把它消滅得乾乾淨淨，這功德才能圓滿，才能夠成就。制軍之法，是平素對自己的訓練，訓練成自己一套看家的本事，對付五欲六塵、對付無明煩惱的本事。祖師給我們提出幾個原則，這幾個原則非常的重要，這個序文實在是寫得好。

今天時間又到了，我們就講到這裡好了，下個禮拜天我們再繼

續講。